

母亲的幽灵

〔加〕玛格丽特·布菲 著
傅敬民 徐德婕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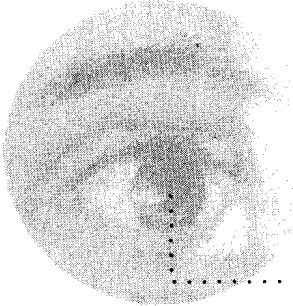
百家出版社

[加] 玛格丽特·布菲 著 傅敬民 徐德婕 译

[加] 玛格丽特·布菲 著 傅敬民 徐德婕 译

百家出版社

丛 书 名 惊悚视线丛书
书 名 母亲的幽灵
著 者 [加] 玛格丽特·布菲
译 者 傅敬民 徐德婕
出 品 人 丁国联
丛书策划 姜逸青
责任编辑 金长蔚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封面绘图 郦 欢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www.shwenyi.com)
百家出版社(200032 上海市茶陵路 175 弄 3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 13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03-375-4/I·56
定 价 18.00 元



第一章

“快点，杰丝。开始干活啦！”

我没有答理。我真是一天都不能忍受我的爸爸了。才刚刚早上六点，他就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面包，喝着咖啡，一边安排好了一天要做的所有事情。眼下，他站了起来，搓着双手。“杰丝，知道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吗？我们要迎来第一批旅客了，所以每件事都得做到最好，我可不希望有哪位客人的房间里少了一条毛巾或一块香皂。”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嘛，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大声说道，“这事，温妮不知做过多少遍了，你难道忘了吗？”

“尽管她在这里做了三十年，可这不代表她不会犯错，毕竟她过去的老板把她卖了。”说话间，他取下了挂在墙钩上的帽子。

“对，没错，爸爸。她的前老板帕克太太，现在正待在养老院里。把温妮卖了其实是个很愚蠢的做法。”

但是，父亲根本没在听我讲话，他说道：“我们有十五匹马，所有

的马具装备都要挑选。我希望你早上先来帮我。”

我收拾着他的杯碟说：“我会按时到的。我现在得把这些东西放进洗碗槽里，还要把这些吃的东西收起来。”

“两分钟，就给你两分钟。”

话音未落，纱门就“哐当”一声关上了。他径直朝牲口栏一路小跑过去，消失在浓雾中。我把杯碟放进水槽里，双手紧紧地抓住桌边。无法相信，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亚伯达山脚下这个该死的地方。他怎么想起来买下这个倒闭的迎宾牧场？他对这样的经商活动真的是一窍不通。

他以前也有过类似愚蠢的想法，比如要买下一个比萨饼店，但是妈妈劝他再考虑考虑，直到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之后，他又想过买影碟店和保健食品店，甚至还有一个商品菜园，但每每妈妈都能管住他。当然，这都是在我们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的事情了。仅仅两个月前，爸爸说他已经受够了坐在办公桌后的工作，于是辞去了皇家骑警队的职位，买下了这个离家一千英里的柳溪牧场。这次妈妈没做任何干涉——因为那时她的身体状况很糟糕。我虽竭力反对，可是无济于事。妈妈好像根本没看见周围正忙活的搬运工，任凭爸爸把她安排在汽车的后座上。当车子开过两旁绿树成荫的街道时，她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就这样，我们远离了温尼伯，远离了我的弟弟斯科蒂。

爸爸刺耳的哨声划过雾气霏霏的天空。大多数的马朝着哨音跑了过来，但有几匹仍然原地不动，咀嚼着嫩草。应该有人给马上鞍并且处理这些落队的马匹。让爸爸自己去找吧，我可不愿意再去靠近马了。



这时在我身后，一个破旧的餐椅传来吱嘎吱嘎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母亲正把牛奶纸盒放到桌上。她双臂靠在碗的两边，眼睛盯着碗里的麦片，拇指紧紧地握在拳头里。我真想当作什么都没看见，随她去。

“妈妈？”

她茫然地朝周围看了看，当她发现我时，勉强笑了笑，然后又转向她的碗。我尽量表现出耐心，可是一看到她穿着邋遢的睡衣、蓬头垢面的样子时，我就怒火中烧。

“你没事吧？”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问她。

“我很好。”她把碗推开，牛奶洒在桌子上，呢喃着，“我不饿，我想昨晚我吃得太多了。”

她在说谎，但我知道，争辩只会让她毫无生气的双眼流露出一丝倦怠的困惑。昨晚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和温妮，还有她的丈夫帕西·埃尔德里奇坐在一起烧烤，父亲为周末的客人准备了大量的牛肉。妈妈把她那份肉一块一块地撕下来放进餐巾里，然后，等爸爸和帕西到小围场去干活的时候， she 就把整块餐巾都扔进了炭火的余烬中。

她几乎不再吃任何东西。但是父亲注意到她的这一举动了吗？他没有。他就像一个圣诞节前的孩子——异常兴奋而且好发脾气，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干扰他的第一次大山之行。

他不愿承认，我们搬到这里之后，妈妈变得更加苍白、单薄和瘦弱了。我很担心，因为她越来越自闭。再不帮她就太晚了。虽然我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我知道我已经无力让她的情况好转了。这让我觉得非常害怕。为什么她就不能强迫自己做些什么呢？我想这大



概就是我感到很烦恼的缘由吧。她所做的不是睡觉就是躺在床上，双眼盯着天花板。当她起来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在牧场的古屋里飘忽，无声地为斯科蒂感到哀伤。

当然，没有人会在意我的感受。我原以为换个地方或许可以让我摆脱心灵上这难以抚平的伤痛，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斯科蒂不可能死了，其他人的这种不幸怎么可能降临到他的身上？好好的，还惹我生气呢，然后突然间就离我们而去了。

最让我无法忍受的就是那些“如果”了。如果我能对他好一点，如果我能多关心他，如果我能告诉他其实有时候他是个好孩子，如果当父亲强迫斯科蒂做事时我能帮他说句话。噢，不，我不能再想了，我不能！

最近，我有时想把父亲拖开，好好地揍他一顿。他就像一只大马蝇，嗡嗡作响，吸引神志不清的妈妈们的注意。当妈妈的眼里刚流露出一丝兴趣的时候，他又嗡嗡地跑开了。牧场有太多的活要干，可他对其他任何事情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当然知道斯科蒂的死对妈妈的打击有多大。为什么他就不能多做点什么呢？

“杰丝，你等着吧，”有一次当我试着想冷静地和他谈谈，他却说，“这里新鲜的空气、运动、户外的美景，加上远离温尼伯——这些都会让杰妮恢复正常的。等着瞧吧，杰丝。”是的，我一直在看着她。我们已经在这里四个星期了，还好，温妮在这儿。我对如何经营迎宾牧场是一无所知，而妈妈呢，穿着旧式的便服和法兰绒的睡衣端菜，怎么看都觉得有点怪兮兮的。

“杰丝，出来！”

我没有动。这个了不起的牛仔要多久才会在亚伯达褐色的土



地上彻底失败呢？没有妈妈管着父亲，他一定会失败的。

1908年5月5日 亚伯达 柳溪牧场

我，伊恩·肖，决定开始再次叙述发生在这幢房子里的事情。因为我必须设法把我的愤怒发泄出来。这种愤怒充斥着我，正渗透我的骨髓，腐蚀我的心灵。她拿走了我的另一本日记并把它烧了，灰烬从壁炉里顺着烟囱飘到黑压压的松林和小山上。也许它正向在自由空间中生活的小鹿和鸟儿低声耳语；也许它们正回望着远处牧场的房子，知道里面住着一个被囚禁的人；也许它们也为我感到难过。

那些失去的日记上记述的一切已经刻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忘记。我也绝不会原谅她。

我知道我再次开始写日记很冒险。我必须抓紧时间，而且要非常谨慎小心。因为我不能再被她抓到。幸好，我发现了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她绝对找不到。那一天我没有做功课，而是站在窗前，头靠在窗上，任凭思绪穿越山林自由飞扬——我的灵魂已经飞向远处的山顶。不知怎么地，笔尖从我手上的笔中跌落，我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它了。我低头四处看的时候，碰巧看见了窗框和墙壁之间有个空隙，我用铅笔刀不停地工作，直到弄出了一个狭槽。我用一根绳子绑在日记的封面上，这样就可以把这个薄薄的本子伸进里外墙之间那个黑糊糊的安全地方。经过谨慎的安排，现在我已经可以很快地把本子藏好，然后把窗框板移回原处，只是绑在日记搭扣上的一小段绳子可能会露出破绽。我尽量把书桌再向窗户靠拢些。最近新雇来的印度女工马德琳，负责打扫我的房间，我知道她是不会泄密的。



她是一个勇敢坚定的人，我很喜欢她。她眼神是那么的友善。

难以相信的是，昨晚我竟然急切地等待着爸爸从卡尔加里回来，他到那里购买从蒙大拿运来的牛。黄昏时分，只见那些紧张不安的牲口纷纷踏起身下的尘土，他在隔壁两个小伙子的协助下一起驱赶着牲口，回到了牧场。两个男孩中一个叫比尔·帕克斯，虽然他只有十三岁，却长得像大人般健壮。而我呢，十四岁了，却病恹恹的，像个瘦小的九岁孩子。

我从窗户探出身子向下看，希望在一路风尘的骑士们和牲口中，看一眼爸爸答应送给我的礼物。我差点从窗户上掉了下去。实话告诉你，当时我热血沸腾，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因为我看到在爸爸的鞍头拴着一匹灰斑纹小马。它受了惊吓，仰头跃起，想摆脱拴住它的缰绳。我完全被它吸引住了。透过飞扬的尘土，天空呈现出浅黄色，其间那灰色的斑纹若隐若现，就像一个幻影。我是在做梦吗？不，这是真的，千真万确！一匹小马儿就在那里。它是我的！我欣喜若狂，我期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爸爸真的兑现了他的承诺。这是一个秘密，我和他已相互保守了几个星期了。现在，她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我的手臂一直颤抖着不停，手杖开始变得不听使唤。下楼的时候，我放慢脚步，蹑手蹑脚地走在没有铺地毯的木板上，尽量不让手杖发出声响。我不想让她知道我未经她的许可就下楼了。我可能会让爸爸大吃一惊，他总是从前门走进厨房边的小客厅里等着用餐。

快到小客厅的时候，我听见她正在厨房里训斥马德琳。如果她们正巧朝房间里看，爸爸的那张大大的扶手椅正好遮住我。我等在



那里，时间似乎凝固了，兴奋让我冲昏了头脑。她会说什么？她又会有什么举动呢？有好几次，我都差点笑出声来，只得用双手捂住嘴巴。

然而，前门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吱嘎吱嘎地打开，出乎意料的是，爸爸从厨房那边的门走进来，反倒吓了我一跳。

他拖着因在马背上日夜兼程而僵硬的脚步走了过来。他的身上还夹杂着皮革、牛和马的神奇的味道。他冲洗得很草率，脖子上都还残留着湿漉漉的褐色灰尘的痕迹。当他发现我红着脸坐在炉火前宽大的马鬃椅中咧嘴笑时也大吃一惊。他没有像以往那样大步走上前来用双手把我抱起来，相反他只是待在原地，双手耷拉在身体的两侧。这让我感到很难过，一种内心的失落。出什么事了？我知道她随时都会从厨房里出来，她和马德琳正在厨房里为疲劳的骑士们准备食物。所以我急切地问起小灰马的事情。爸爸犹豫着，他的眼神在房间里游离，似乎要逃避。他张嘴想要说点什么，可刚叫出我的名字又闭上了。这时她进来了。爸爸摇了摇头，表情痛苦，用恳求的眼光看了看我，大步离开了房间。几秒钟后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她站在壁炉前，背对着火焰，遮住了大部分的火光和热量——一层阴影投在她脸上，像戴了个黑色的面具。炉火勾勒出她那盘得结结实实的头发和她僵直站立的身影。

“伊恩，这是绝对行不通的，”她说道，“绝对不行。我以前就说过，你是不可能骑马的。你爸爸违背我的意愿是很愚蠢的。他已经把那匹马送到一个邻居那里，然后它会被卖掉。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好，伊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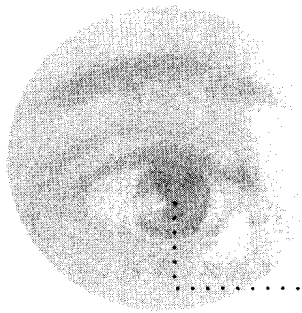
然后她又补充道：“上床睡觉去，明天早上我们还要学习很多新的课程。”

我安静地坐着，低头盯着我的羊毛拖鞋的鞋尖，非常生气。但我很擅长掩饰我的感情。她也从来不让感情流露出来，这是我从她身上学来的。我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直到感觉我的手骨都要断裂了。我慢慢地抬起头，强迫自己看着她。当她与我的目光对视时，她是不是握紧了双拳？她能读懂我的眼神吗？

我摸寻着我的手杖，而眼睛继续盯着她。当她伸手抓我的手臂时，我迅速而有力地向上挥起手杖，它划过空气中发出的“嗖嗖”声就像子弹出膛的声音。在我和她之间昏暗的光线中划过一条黑线。我真想把她打死。这是第一次，她从我身边向后退。

现在，我坐在这里匆忙地写着，我的手在颤抖，笔从我光滑的手中滑落。我必须决定该怎么做。我必须反击，否则这种可怕的毒药将置我于死地。今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就应该制订我的计划。写下这些话时我感到了一股新的力量。我可以做到的。就像阿伦·布雷克在《绑架》一书中说的：“难道我不是一个技巧娴熟的拳击手吗？”





第二章

妈 妈从桌子前站起来，伸手到碗柜里拿了一个大杯子。她指着放在长桌上的一堆铝箔包装袋问道：“那是什么？”我叹了口气，回答说：“记得吗？昨天你下来喝牛奶的时候，我和温妮就在包这些食物，是为通宵露营准备的面包和蛋糕。温妮马上就要来了，她会把这些肉和食物用袋子包起来。爸爸雇的那个女清洁工也应该快到了吧。”

妈妈想了一会儿，说：“你是说那个样子可怕的、名字像蔬菜的小家伙吗？”

我笑着说：“对，没错，莱蒂斯。她会帮我和温妮准备这些食物。爸爸和帕西明天一早就和客人们一起离开。”

她皱了皱眉：“这些客人不是今天就到了吗？”

“要到今天下午才能到，但是明天早上他们才会出去。爸爸非常亢奋，又像以前那样威吓每个人为他干活。”我说。

“亢奋？他就热衷于此。我很高兴……”妈妈说，“嗯，他叫什么



名字，帕西？……对，帕西和他一起去。我喜欢那个老伙计。你爸爸这么开心，我也为他高兴。格伦他需要这样的生活。”

我盯着她：“他需要？天啊，妈妈，你为什么一直想着他需要什么？他从来都是自私地只顾自己，难道这还不够吗？他什么时候问过我们是否愿意来这里生活吗？不，没有！天哪，你怎么，我是说……”

但是，她已经对我的话失去了兴趣。她伸手拿了一块干面包说道：“我要躺一会儿，我觉得有点头晕。”她茫然地晃着手中的空茶杯，四处寻找茶壶。

我给她的杯子里加了些浓茶，然后对她说：“妈妈，我不是故意要生你的气，只是你……”远处的叫喊声打断了我的话，他为什么就不能离我远点呢？

妈妈低头看了看她的茶，说：“你爸爸在叫你呢，你最好出去看看。我要回楼上休息一会儿，现在要上去了。温妮来了你就告诉我，我来帮你们。房间也需要打扫了，春季扫尘之类的，对吧？”她有气无力地环顾了四周，“客人的房间都准备好了吗？”

“温妮和莱蒂斯还有我已经把房间打扫好了。”我疲惫地回答，“别担心，我去帮爸爸一会儿，但接着一定会帮温妮的。”

她勉强露出一丝笑容，马上就消失了。她说：“很好，亲爱的，非常好。但是温妮来的时候你还是要叫我，好吗？”

“我会的。”我说。

我望着她的背影。她拖着大大的羊毛短袜走了，很旧的粉红色便服拖在木地板上。告诉她温妮来了一点作用也没有，我知道她肯定不会下来的。我真想冲着她喊，她应该振作起来。但是我没有这



么做，相反我走了出去。纱门猛地关上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门上的弹簧圈一样绷得很紧。

马蹄踏在草地上的声音在浑浊的空气中回荡。马儿正等着父亲往树下的木头饲料槽里倒燕麦料。幸好还有木栅栏和一个宽敞的土院子隔在我和这些踏着蹄子的动物之间。我在木阶梯上坐下来，深呼吸了一口气，迫使自己放松。

早晨的空气很湿润、清新，闻起来像是刚割下的青草。阳光刺穿牧场周围高大厚密的松树林照射进来，开阔的地方，晨雾正慢慢散开。畜栏里，薄薄的白雾像丝带一样萦绕着纤细笔直的白杨树，但是在稍低处，雾还是浓浓的。

我盼着帕西来这里。只有他能让爸爸安静下来。我在听他和温妮的小运货车的声音，但是在白雾弥漫的碎石路上什么声音也没有。

“杰丝，你在哪里？快过来帮我，真该死！”

我踩着脚下的碎石，慢慢朝畜栏走去。通常，我干活的时候接触到的马都是被拴着的。我帮帕西为它们梳洗，紧张兮兮地喂它们吃红萝卜和糖块。但是当它们挤在一起、兜圈子、跺着蹄子、喷着鼻息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厌恶。尤其是爸爸也掺入其中，大声吆喝推赶着它们的时候，不要说马，就连我都感到受不了。

爸爸很久前曾经是皇家骑警队的一个音乐骑乘，他骑着他的马——可可尔，就像一个疯子。而帕西就是帕西，或许年龄和关节炎的关系，他骑马的方式就如他一贯的做事风格，不慌不忙，冷静从容。他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让受到极度惊吓的马安静下来。

在牧场的第一周，我骑着一匹叫做斯洛鲍勃的棕白相间的马四



处闲逛过几次。它是一匹年事已高的马，我们在碎石路上来回溜达，非常开心。但是爸爸希望我跟他一起遛遛马驹，所以他为我另找了一匹好马，这样才配骑警女儿的身份。然而，我早就该意识到那个黑色的大怪物不好对付，因为爸爸给它上马鞍的时候，它竟然想咬他。它的名字叫塞里尼提。

我们离开牧场的一路上，这个大家伙还相当听话，可是，当它意识到我们要回家的时候，就野性大发了。我就像一个果冻，弹上弹下，直到到了敞开的畜栏门口，它突然转向——马背上的我已经消失了。我背着地，重重地落在离马背好像有一百英里的石头地上，摔得气息全无，我知道我死定了。

帕西从马房里跑出来，弯下腰，轻轻拍着我，呼叫着，爸爸骑着马过来了，拉着塞里尼提。

“该死的，你为什么让这姑娘骑这么个疯子贱货？”他向爸爸吼着，“如果我在这里，决不会把这小姑娘放在这匹没用的野马背上，我警告过你要提防它，真该死！”他慢慢地把我扶起来，“怎么样，杰丝？”

我张着嘴，喘不过气，窒息了好一阵子，才缓过劲儿来。帕西又开始骂爸爸。我担心爸爸会当场将他解雇了，但是出人意料，他只是坐回到马鞍上，笑着。

“她骑着那匹老马斯洛鲍勃在浅滩上四处溜达过了。在皇家骑警队的训练营里，他们教我们游泳就是把我們扔进深水里，教我们骑马就是让我们对付性子最烈的马。我能做到的话，那么她也可以。她总是说女孩子不比男孩子差。不摔几跤，你怎么学会骑马？”他伸手一挥，说道，“我们谁没摔过？摔下来，再爬回去。塞里尼提



是一匹好马。帕西，我的朋友，我对马的了解可不比你少。”

帕西抬起头，看了他很长时间，然后将一口唾沫吐在可可尔的蹄子中间，唾沫呈棕褐色，里面满是烟垢。可可尔跳了几步，爸爸勒住了它。帕西把烟卷换到嘴的另一边，擦了一下他黄色的胡子，然后小心地架着我，朝房子走去。接着，温妮花了足足一个小时，把冰凉的药膏敷在我的背部和脖子上，一边做，一边还狠狠地骂着爸爸。这些使我感觉好多了。

虽然如此，我还是有一个星期几乎不能动弹。安布罗斯医生告诉爸爸，我背部的肌肉都拉伤了，而且左手肘骨折。然后，他给爸爸好好上了一课。这次意外让我有了足够勇气宣布，我再也不骑马了。“我可以照顾畜栏里的马和马厩里那些有伤病的马，但是谁也别想让我再骑马。”

爸爸狡猾地笑着说：“这就是你报复我的方式，是吗？行了，你就承认吧。”

他只说对了一半，其实我也是非常害怕再从马背上摔下来。我什么也没说，走开了。

谁都没有再提这件事，直到昨天他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那时，我正在帮温妮削土豆。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想骑马是因为你怕了。”他用慈父般的声音说，“有些事，你不能因为受到伤害了，就去逃避它。宝贝，现在你不能再像个小姑娘了，知道吗，亲爱的？你对骑马是很有兴趣的，在这来这儿的路上，你可是把骑马挂在嘴边说的。”

撒谎。我们穿越草原牧场的时候，根本没谈论过骑马。但我承认——只有一次——在坐车的时候，我觉得骑马好像不错。



我耸耸肩，削着土豆说：“随你怎么说，我不愿意，你怎么着都不行。”

“孩子，你会错过很多乐趣的。”他继续哄着我，然而，当看清我脸上的表情时，他语气变了，“小姐，你别想赢我，我需要你帮我经营这里，不会骑马是不行的。我不需要你去帮帕西去做美容院助手的摆设。我雇不起更多的人了。”

听了他的话，我感到血液一下涌上头：“对，没错！本来有一个很合适的人帮你和帕西的。还记得约翰逊先生吗？但是你不停地指使他——来这里，去那里，做这，做那，连‘请’和‘谢谢’都不说——所以他走了，只待了两个星期。可是，我不会受人指使，明白吗？绝不会像约翰逊先生，也绝不会像斯科蒂一样。”

当我意识到我都说了些什么的时候，我的大脑“嗡”的一声。我答应过自己，不再提起这件事。但是我还是说出来了——爸爸会想，我就是以为是他非要斯科蒂去参加那次野营之行。在我内心深处，有着黑暗的、愤怒的一面，就是要伤害他，让他为他对斯科蒂、对妈妈还有我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爸爸的脸绷得很紧，在深褐色皮肤的映衬下，颧骨变得苍白、突显。他眼中有种东西，让我不敢对视他。我又接着削土豆，用力地、飞快地削着。我再次抬起头时，他已经走了。就这样，我一直削着土豆，直到最后一个，而我受伤的手肘也剧烈地疼了起来。我回到我的房间，把录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然后一头栽到床上。

此刻，在薄雾中，我慢慢地朝畜栏走去，我告诉自己要爬过栅栏去帮他，否则我不知道他怎么过完今天。我刚到栅栏边，就看见两匹马，高扬尾巴，鬃毛飘飞，正沿着远处的栏杆疾驰，然后调头跑进

